

“伊斯兰弧带”动荡的原因分析及对中国安全的警示

陈迎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07)

摘要: 2011年发生的埃及等中东-北非国家的持续动荡,均发生在所谓的“伊斯兰弧带”。此次动荡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深、社会基础广泛等特征。骚乱的原因,主要是历史上宗教冲突遗留下的仇恨、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干涉、中东-北非地区国家内部现代化转型障碍重重等。在更深的层次上,此次乱局也是现有国际政治结构失衡的一种折射。中国需要细致评估动乱对中国安全的警示意义,提升对中东-北非地区事务的政治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本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关键词: “伊斯兰弧带”; “阿拉伯之春”; 中国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志码:** A

2011年上半年以来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叙利亚等地的骚乱和动荡,均发生在“伊斯兰弧带”,并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混乱,西方媒体和学者称之为“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弧带”的持续动荡以及各大国的相继介入,表明“伊斯兰弧带”仍然是当前攸关国际安全的第一高危地带。而近期和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动荡,将可能诱发各种“战略意外”,从而加剧现有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困境。中国在伊斯兰区域有着日增的能源、经贸、外交和战略利益,上述势头应引起中国的重视与预防,有备无患,切实维护中国在这一地区越来越多的利益。

1 “伊斯兰弧带”地缘政治的特征

同中亚、亚太等概念一样,“伊斯兰弧带”其实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所谓“伊斯兰弧带”,是指从北非、中东直至东南亚的条状弧型区位地带(或者“穆斯林新月形地带”)^[1],绝大部分穆斯林教徒都集中在这一地区。“伊斯兰弧带”概念的出现,则是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勃兴与美国等大国干涉而产生的一幅地缘政治图景。

这一地区局势历来十分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竞相渗透,宗教与种族问题尖锐,恐怖主义也乘机以此为基地,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整体动荡。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话来说,此次北非中东局势,是当地长期积聚问题的大爆发^[2]。概括地讲,作为国际政治安全的“晴雨表”,“伊斯兰弧带”具有三个特征。

1.1 矛盾集中,引爆点多

收稿日期:2011-12-01; 修订日期:2012-02-11

作者简介:陈迎春(1979-),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Email: chuyun-fei98011@sina.com

在当今世界安全领域三大热点群(“伊斯兰弧带”、前苏联东欧地区和南亚热点群)里,“伊斯兰弧带”热点群无疑是最严重的一个。从数量上看,它大体上占据了现在发生的各类地区冲突、恐怖袭击、局部战争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众所周知的巴以冲突问题、黎以冲突问题、伊朗核问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库尔德人问题等等,全都发生在“伊斯兰弧带”区域或其周围。

以近年来频发的恐怖主义活动为例。伊斯兰弧带的恐怖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基地组织”与塔利班残余分子向美国等占领国发动报复性攻击,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第二类热点问题的相关各方倾向于采取激进的方式达到政治目的,例如巴以冲突。第三类是有关国家内部分裂势力、地方军阀、宗教极端势力等也纷纷仿效“基地组织”,采取恐怖袭击的方式来谋求自身利益或扩大影响^[3]。当前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恐怖主义往往和核扩散问题纠缠在一起,从而给世界安宁带来更大的危害。

1.2 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

极端主义分子打出的一个响亮口号是“回归伊斯兰”。在经济衰败、腐败丛生的中东-北非国家中,伊斯兰传统教义中强调社会公正正义的思想,为草根阶层描绘了一个正义和公平的图景,从而在社会底层民众中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伊斯兰复兴运动不仅发生在阿拉伯世界,它还勃兴在非洲、西亚、中亚等广阔的国家 and 地区;而其支持者甚至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底层,这些地区的所谓社会精英阶层也认可乃至推崇传统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其中,很多人甚至还自发组织穆斯林志愿者,积极介入地区冲突,以致不惜与居住国的政府军大动干戈。可以预计的是,在未来的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中,将会越来越多地看到“穆斯林志愿者”的身影^[4],以至西方有学者惊呼“伊斯兰将淹没西方”。

值得指出的是,伊斯兰教也不一定与恐怖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伊斯兰教正统的教义是摒弃暴力恐怖主义的。而所谓的“圣战”、“十字军”等词汇的背后,实际上是暴力伊斯兰主义对传统伊斯兰教和现代民主的一种挑战^[5]。故而当代很多穆斯林在努力挖掘伊斯兰教内部的多元性和灵活性,他们要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一场是针对极端分子的战争,这些人号称自己独占了伊斯兰教真理;另一场是反对那些夸大极端主义的人,这些人不把极端主义少数派视为危险的偏离,而将其等同于伊斯兰教^[6]。

1.3 动荡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伊斯兰弧带是各种冲突高度集中的地区,阿拉伯经典名著《一千零一夜》就是一个例证,它反映了该地区部族之间、教派之间的冲突与屠戮经年不断的历史传统^[7]。研究表明,整个伊斯兰地区存在各种复杂难解的内部矛盾,在这里既有地区强国争夺地区优势和主导权的矛盾,也有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矛盾,同时还有国家内部的各种阶级矛盾和教派矛盾,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使得“伊斯兰弧带”成为国际政治“火药桶”的代名词,牵一发而动全身。

2 “伊斯兰弧带”持续动荡的四大原因

2.1 历史上宗教冲突遗留的仇恨

在公元十至十一世纪前后,伊斯兰与基督教两大宗教曾围绕宗教信仰的正统性进行了惨烈的战争,即所谓“十字军东征”。时至今日,这段历史给后来这两大宗教的关系留下了难以痊愈的伤痛记忆,短期内无法痊愈。对西方人而言,自十字军东征以来,他们“一直生活在敌视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中”,“阿拉伯人早期的这些战争是为了宗教征服,是为了用剑传播

伊斯兰教而战”^[8]。而十字军运动的无比残忍,仍然是“今天所有阿拉伯民族的集体记忆”^[9]。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其《第三条道路》中公开宣称:“我们曾经是猎物,但是现在……猎物自己站起来了,渴望抵抗狩猎者……阿拉伯人宣示真相的机会已经来临,这个真相就是伊斯兰是推动人类进步、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就像我们以前曾经做到的那样……我们所说的真相早在美国社会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10]。卡扎菲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这些思想在伊斯兰世界却具有广泛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的穆斯林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内向,他们拒绝接受西方式的价值标准,而倾向于认同北非、中东和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11]。这印证了日本学者山内昌之的判断,即不论是哪一种宗教,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几乎肯定会出现激进派,或者是主张极端行动的少数派、不断追求教义纯粹化的一些极少数人^[12]。

2.2 美国等区域外大国的干涉

国家利益是理解国际政治的一个永恒路标。今天伊斯兰反西方势力之所以抬头,关键性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等区域外大国打着形形色色的旗号,在“伊斯兰弧带”扩展各自的国家利益,竭力提升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9·11”事件后,美国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借口反恐,剪除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势力。而美国对包括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及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多重打压,新仇旧恨叠加,让伊斯兰和基督教两大区域的民众再度陷入猜忌和仇视。当然,美国从对阿富汗的战争中,也获得了数量惊人的经济收益,即它为五角大楼迅速增长的每年近40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提供了借口。此外,阿富汗战争也为美国建立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链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借口,这个军事基地链从乌兹别克斯坦到阿富汗,再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极大地捍卫了美国的“基地帝国”地位。但问题在于,美国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后,也带来了海洛因在全球的泛滥,因为受塔利班打压的旧军阀们又可以重新种植海洛因了^[13]。

除美国之外,各大国也高度关注伊斯兰地区的持续动荡,现实动因之一在于,这一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得中东者得天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每当欧洲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东方问题”,即争夺土耳其这个通往东方的第一道门户,便成为欧洲几大国的主战场^[14]。这是极富洞察力的结论。当前恐怖主义活动高度密集的“伊斯兰弧带”,不仅是各国反恐行动的主战场,也是大国争夺战略利益和战略资源的重点地带。各种外部势力竞相插手干涉、扶植代理人、直接动用武力或间接利用西方跨国公司,竭力控制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天然能源产地。这当然加剧了当地人民的不满,引发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和恐怖组织的反弹,后者采取各种方式包括使用极端手法对抗外部势力。这种对抗往往以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2.3 现代化转型所面临的重重障碍

阿拉伯世界目前整体上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十字路口,然而此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政治动荡,有力地证明了中东北非国家政治现代化转型的艰难不易。至于这些国家现代化转型艰难的一个负面后果,用世界银行几位非洲理事的话来说,即“几乎每个非洲国家在近三十年中都经历了系统的能力退化,大部分国家在独立时的能力比它们现在要强”^[15]。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难以承担领导国家和民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当然也无法提出一套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经济和社会主张,相反,它有可能以伊斯兰的名义实行比世俗政权更专制更腐败的统治,引起中下层人民的普遍失望和愤懑。

而伊斯兰社会内部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政治的腐败和道德的沦丧,又为极端势力和恐怖活动潜滋暗长提供了极佳的成长环境。埃及著名的政治评论家穆罕默德·海卡尔也指出:“如果你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如果那你受到了教育,又回到了你的村庄,但是找不到工作,你自然有可能变成激进分子。在过去,你可能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如今你会成为一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16]我们看到,此次中东—北非地区动荡中,青年失业者阶层往往是游行示威、暴力等活动的主力军,他们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具有较强的反社会的极端倾向。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反过来阻滞着伊斯兰许多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从而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怪圈。世界银行在《201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在那些局势持续动荡、暴力犯罪蔓延的国家,贫困率要比其他国家高 20%,而冲突和暴力的跨国无序蔓延,则阻碍着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数十亿人因此而陷入绝对贫困之中。

2.4 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失衡

在更深的根源上,“伊斯兰弧带”的恐怖活动所以难于扑灭,还与当代国际政治结构的不公正性质联系在一起。国际政治结构一旦形成,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的特质,很难期望在短期内予以本质上的改变。

亚历山大大帝曾经问被他俘虏的一个海盗:“你凭什么敢横行海上?”海盗则反驳到:“你凭什么敢横行世界?就因为我只有一艘小船,人们骂我是贼,但是因为你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你被称为君主。”^[17]这个寓言的现代涵义在于,既有的由西方国家创设并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不但无法反映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诉求,还实际上阻碍了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此次发生在中东、北非的乱象,既是伊斯兰世界整体政治转型处于十字路口的一个消极侧面,也是国际政治既有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一个清晰缩影。

从依附论的角度看,现有的国际经济结构扭曲了落后地区的政治发展,而落后地区的精英阶层和外国投资者之间发展出了一种反动的联盟。道奇(Dodge)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在“9·11”事件发生前,全球化就对那些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伊斯兰国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这些国家不合时宜的体制又成为社会底层滋生伊斯兰抵抗主义和复兴运动的土壤^[18]。现有的国际政治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特点,它与各种复杂因素纠结在一起,极易引发各种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恐怖主义是第三世界的极端主义者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旧秩序的一种极端主义的反抗,而在深层上,则是对日益纵深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抵抗,是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的反全球化运动。

3 对中国的警示意义

在历史上,中国一向与伊斯兰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接受伊斯兰文明的国家之一,对伊斯兰教总体上持有友好开明的政策。中国深厚的文明也对伊斯兰精英阶层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先知穆罕默德云:“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去求之”^[19]。现在,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更有着不断增加的重大经贸利益,彼此的战略利益关切在逐步加深。对“伊斯兰弧带”的走向及麻烦根源,及时做出全面和多角度的细致评估,是我做好战略应对、在变局面前应对自如和减少损失的前提。大致说来,“伊斯兰弧带”恐怖主义的持续动荡,对中国的战略利益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中国西部的战略安全增添了极大的变数。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东亚与中东最重要的关节点^[20]。世纪之交,“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盛行,它主张“所有

信仰伊斯兰的民众再度统一,组成一个自成一体的阿拉伯世界”^[21]。中国西北部是“伊斯兰弧带”的衍射区域,直接感应着“伊斯兰弧带”的影响。由于中国国内的伊斯兰民族问题也比较尖锐,如果美国利用伊斯兰主义的复国或统一情结,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以培植代理人的方式进行秘密的颠覆活动,将很可能把国外的反华势力变成中国国内的独立势力。

在上述背景下,新疆所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日益显现。清代著名战略家左宗棠曾认为中国西北的新疆“乃臂指相连之地”,反映出他作为一代政治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然而,近年来,由于“东突”等分裂主义势力数年来仍未根除,使得中国的敌对势力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方向、多个层面上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攻击^[22]。例如,以爱山·买和苏木为首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就曾经得到了中东地区极端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支持,它们逆历史潮流,妄图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直接危害了新疆发展的大好局面和中亚地区的安全。

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能源安全利益受损。中东地区是世界能源的主要供应基地,它在世界能源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仍然无可替代。有学者指出,中东恐怖活动有将石油工业和海上运输通道、特别是沙特境内的石油目标(例如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口岸——沙特拉斯坦努拉港),作为攻击对象的趋向,“石油恐怖主义”渐露端倪。恐怖主义与石油安全相结合,是当今非传统安全(NTS)问题的一个新动向。

中东北非地区也是中国海外石油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石油进口量的80%都来源于这一地区,因此说它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晴雨表”一点也不为过。然而,由于该地区政局动乱频仍,再加上中国对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比较有限,这使得中国从这一地区的能源进口实际上面临着严重的脆弱性,能源安全的威胁在不断增大。中国能源专家指出,由于中东的政治动荡,2011年中国石油多付600亿美元^[23]。假如这一地区持续动荡,全球油价将节节攀升,这将给中国经济的宏观运行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以历史的长时段观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从“东亚的中国”迅速转变为“世界的中国”了,这的确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巨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对“伊斯兰弧带”的动荡作出何种有效的回应(而非原则性的外交声明),在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之间如何做到进退有度、收放自如,无疑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试金石。

* 本文写作受惠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长王逸舟教授的启发,在此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王逸舟. 中国外交新高地[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93.
- [2] 潘基文. 北非中东局势是长期积累问题的大爆发[EB/OL].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2-18/2852336.shtml>.
- [3] 李群英. 全球化背景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162.
- [4] Thomas Hegghammer. The Rise of Muslim Foreign Fighter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Jihad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3, 2010/11: 92.
- [5] Boroumand Ladan and Boroumand Roya. Terror, Islam, and Democracy [J].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2, 2003: 6.
- [6] [美]约翰·L. 埃斯波西托, 达丽亚·莫格海德. 晏琼英等译. 谁为穆斯林讲话? ——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50.
- [7] James A. Bill and Carl Leiden. Politics and Middle East [M]. Little, Brown & Company Ltd., 1984: 235.

- [8] [美]托马斯·李普曼, 陆文, 岳英珊译. 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5: 143.
- [9] Alan Heston. Crusades and Jihads: A Long- Economic Perspective[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88, 2003: 132.
- [10] [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田在玮, 莎文译. 持久的和平[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98.
- [11] Robert J, Pauly, Jr.. Islam in Europe: Integration or Marginalization? [M].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65.
- [12] [日]山内昌之. 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美国[A].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 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理论探索[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2: 90.
- [13] [德]威廉·恩道尔, 赵刚, 旷野等译. 石油战争[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268.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5-6.
- [15] [美]弗朗西斯·福山, 黄胜强, 许铭原译. 国家构建: 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38.
- [16] 蔡佳禾.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3: 13.
- [17] [美]诺姆·乔姆斯基, 叶青译. 海盗与君主[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
- [18] Mohammed Moustafa Orfy. NATO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Geopolitical Context Post-9/11[M], Taylor & Francis, 2010: 43.
- [19] [法]张日铭. 唐代中国与大唐穆斯林[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2: 137.
- [20] David Dewitt. The Middle Kindom Meets the Middle East[J]. *China Report*, 1998(34): 442.
- [21] Bahgat Korany, Ali E, Hillal Dessouki. The Global System and Arab Foreign Policies: the Primacy of Constraints[A]. in Bahgat Korany, Ali E. Hillal Dessouki eds. ,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rab States* [M]. Westview Press, Inc: 33.
- [22] 郭正. 美国史上最大军售背后的全球战略变轨[EB/OL]. http://www.tiandainstitute.org/cn/Products/product_439.html.
- [23] 张国宝. 2011 年中国买油多付 600 亿美元 [EB/OL]. <http://money.163.com/12/0403/05/7U53SON000253B0H.html?from=index>.

Unrests in the “Islamic Arc” and its Warning Significance to China

CHEN Ying-chun

(China Accademy of Social Socience,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Since 2011, turmoil in some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countries such as Egypt, have all been happening in the so-called “Islamic Arc”. These unrests are characterized by lasting for long time, affecting deeply, receiving widely social surport. History of religious conflict legacy of hatred, nterfer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powers and many modernization- tran- sition obstacles facede by the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result in unrests. In a deeper level, the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mess is also the results of ex- is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imbalance. China needs careful assessment of warning of the unrests, and improve p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regional affairs to better protect China’s interests in the area.

Key words: Islamic Arc; Arab Spring; China